

■访 谈



记 者:您一直以来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但近几年写了多部儿童小说,为什么在创作成熟期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赵丽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作家都有童年,童年的生活,也许是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会影响人的一生。在自己的创作中写童年的记忆,写和孩子们的生活有关的故事,这是每个作家都会做的事情。有评论家说我写儿童长篇是一次写作的转型,我不这么认为,写童年生活,为孩子写作,其实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么做。我的不少文章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这使我和孩子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尽管这些收入课本的文章并不是专为孩子们所写,更没想到会收入语文课本,但这些文字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孩子的读物。我经常收到来自中小学的读者反馈,使我从中了解他们的想法,这也时常提醒我:在我的读者中,有很多孩子,决不能忽视他们。

这些年,我也一直关心青少年的阅读状况。孩子们从小是否能亲近文字,是否有高质量的好书陪伴他们的成长,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现状并不让人乐观,儿童读物铺天盖地,良莠不齐,小读者是盲目的,他们可以用来读课外书的时间不多,如果不能选择优质读物,后果堪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花两年时间,编过一套中小学生课外读物,把我从小读过的古今中外的很多经典名篇汇集在一起,我想这样的读物可以让孩子认识文学的魅力,不会浪费孩子的时间。书出来,很多人说好,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而且,我发现同类的书铺天盖地,良莠不齐。我发现,在儿童读物中,引进版图书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如果外国童书在中国一统天下,那显然是不正常的。中国的作家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有所作为。那时我就动过写儿童小说的念头,但写作散文和诗歌,使我沒有时间精力心有旁骛。不过,那个念头一直没有消失。6年前,在好朋友的鼓动下,我写了儿童长篇小说《童年河》,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很明确地为孩子写的作品。小说出版后产生的影响出乎意料,小说被孩子们接受,成人读者也接受,从中读到了他们经历过的岁月沧桑。此后,我又写了《渔童》。《黑木头》是我的第三本儿童长篇。

记 者:是什么样的契机或灵感促使您创作了《黑木头》这部关于“流浪狗”的作品?

赵丽宏:是生活中的遭遇使我得到了创作的灵感。在现实生活中,我确实遇到了和黑木头命运相似的一条小狗,这条小狗感动了我,给了我



赵丽宏:黑木头,关于生灵和爱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 杨

“儿童文学同样可以鞭挞假丑恶,甚至可以表现残酷的内容,但是不能太过分。你就是写恶也是为了凸显善的珍贵,你即使写冷酷也应该让孩子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温暖的。”

觉得也是小说中人物心绪和情感的流露和反照。这样的文字,可以让读者的感觉和小说中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小说中的写景抒情,其实也是叙事和情节的组成部分,并非赘笔。我写诗、写散文四五十年了,写小说时出现类似的语言,那是情不自禁,是很自然的事情。

儿童小说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故事结构?是否要和我以前的创作做一个切割,用截然不同风格和方式来叙写?是否要俯下身子,装出孩子腔,以获取小读者的理解和欢心?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我相信现在孩子的理解能力和悟性,真诚地面对他们,把他们当朋友,真实地、真诚地向他们讲述,把我感受到、想到的所有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能理解,会感动,使我不至于白白耗费了心思和精力。诚如写了《夏洛的网》和《精灵鼠小弟》的E.B.怀特所言:“任何人若有意地去写给小孩看的东西,那都是在浪费时间。你应该往深处写,而不是往浅处写。孩子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是地球上最认真、最好奇、最热情、最有观察力、最敏感、最灵敏,也是最容易相处的读者。只要你创作态度是真实的,是无所畏惧的,是清澈的,他们便会接受你奉上的一切东西。”

记 者:您近几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涉及到了不同题材,《童年河》写从农村到上海的孩子因为河结交伙伴的童年故事,有很浓厚的怀旧气息;《渔童》以自己的儿时回忆写出特定历史时代之痛,您觉得在小说题材上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区别,您是如何选择和处理儿童文学作品的题材的?

赵丽宏:我对儿童文学一直心怀敬意,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用童真的目光,用生动有趣的故事,不动声色、深入浅出地讲述人世的哲理,引领孩子走向精神的高地,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极高的要求。文学的题材和体例有时难以分界,儿童可以读成人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人也可以读儿童文学。真正优质的儿童文学,应该能让成人和孩子一起来读,它们一定是文学精品。前几年访问丹麦,我去了安徒生的故乡,参观他的故居,回来后写了一篇长散文《美人鱼和白岩》,在文中谈到对儿童文学的看法。我觉得安徒生童话就是最高级的儿童文学,它们表现的是人性的善和美,由浅入深,由此及彼,让读者产生美好深远的遐想和思索。这样的文字,孩子可以看,成人也可以看,可以从小一直读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儿童文学,也是最高境界的文学。

我写的三部儿童长篇,反映的是三个不同的时代,《童年河》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渔童》是1966年前后,《黑木头》是当下的生活。从时代背景看,三部小说,越写越近。三部小说,内容不同,但基调是一致的,都是展现人性之美,展现人间的真和善,在写儿童长篇时,我的创作状态应该说是一如既往,依然用我自己个性的语言来写,不会刻意装出孩子腔。依然是用真诚的态度,力求准确真实,不过度夸张。写这几部小说时,我力求让自己在精神上回到童年时代,对小说中所涉及的任何事物,任何情感,都会想一想,在孩子的眼中,在孩子的心里,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以一个自以为万事俱晓的聪明人的口气,来讲述故事。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重要区分,就是叙述者的视角和心理,如果没有儿童清澈的视角,没有儿童的鲜活的心态,那就不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同样可以鞭挞假丑恶,甚至可以表现残酷的内容,但是不能太过分。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是写那些阴暗的、血腥的、可怕的事情,对孩子们肯定会留下阴影。你就是写恶也是为了凸显善的珍贵,你即使写冷酷也应该让孩子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温暖的。

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和动力。

大概是在4年前,在离我居所不远的一个中学里,人们发现了一条流浪狗,它每天晚上在校门里面出现,远远地注视着从校门口经过的人。人们给它送食物,大声招呼它,但它始终和人保持着距离,不让任何人靠近它,我也是关注它的人之一。这条小狗孤独、沉默,不愿意接近人。我很好奇,想接近这条小狗,想了解它的过去,也想探知它如何在孤单中生活。但是只能远远地观察它,每次走近它,它就跑得无影无踪。而且,和它的相遇,都是在天黑以后。

还有几个过路人,和我一样关注这条小狗,好几个人每天晚上到学校门口来给它送食物。有一位中年女士,执著地设法想收养它,带它回家。小说中笼子和麻醉枪的故事就是那位女士的作为,我亲眼目睹,甚至亲身参与其过程。这条小狗以它的智慧和倔强,和关心着它的人周旋,没有一个人能接近它。这条小狗和人的对峙延续了整整两年,春夏秋冬、风雨霜雪,它总是以相同的姿态,等候在校门口。它默默地在黑暗中出现,然后幽灵一般消失。

我设法了解这条小狗的过去,想知道它为何如此孤僻多疑,如此不信任人类。得到的信息隐约而不完整,但是很确定的是,它曾经被人虐待,所以它拒绝有人接近它。我曾经很多次在街心花园和马路上和它单独相遇,我大声喊它,想和它交流,它只是回头看我一眼,每次都毫不犹豫地离开。这条小狗,是一个既让人惊奇又让人心疼的谜。

两年前,这条小狗突然消失,不知去向。我每天晚上经过这个中学门口,都会停下脚步,希望看到它,但它再也没有出现。我想,也许,它已经在不在为人知的角落中孤独地结束了生命。我的小说,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构思。在小说中,我给这条小狗取名“黑木头”,并以这个名字作为小说的题目。我在小说中写一条流浪狗的命运,也写人间的亲情和动物之间发生的冲突和契合,这是生灵和爱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以让现代人思索生命的意义。

记 者:小说以流浪狗的名字“黑木头”命

名,写了它被收养、被遗弃、再次被收养以及因为救主人而死去的经历,但其实故事中的众多人物对于黑木头的关爱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通过这部小说,您想向孩子们传递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思考?

赵丽宏:作家张炜在读了《黑木头》后,写了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条城市流浪狗的传奇故事,是悲喜交加、感人至深的心灵之歌。我在少年热泪闪烁的眸子中,读到了人类最引以为傲的仁慈与挚爱,还有不同生命之间丝丝相接的痛感与渴望!一部救助书、一首惋叹诗,一条激越奔涌的爱之河流!”张炜的这段评语,被印在此书的封底,谢谢张炜,以简洁有力的文字,对小说作了提纲挈领式的点评。小说写一条流浪狗的命运,它的孤独,它的倔强,它的坚忍,它和它周围环境顽强

晚年生活带来乐趣,也有家庭因为宠物引发矛盾。宠物的大量出现,也产生了不少相应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如对宠物的过分溺爱,甚至“重狗轻人”,这成为很多人的担忧。我曾经亲耳听到有一个老人这样说:在家里,我不如那条被女儿和外孙宠爱的狗,真想变成一条狗。”

在《黑木头》中,外婆对童童说:“我真希望变成一条小狗。”这是老人的无奈,也是老人对亲情的呼唤。我写《黑木头》,不仅是为孩子,也是为老人,为那些孤独的需要关爱的老人。这部小说,也许可以给读者提个醒:决不能因关心宠物而轻慢了老人。小说中,对黑木头的关注和救援,与对外婆的关心和爱,始终交织在一起,这两条线索,既矛盾纠缠,又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最后完全重合。童童一家和外婆之间的很多细节,可以说来自我自己的生活。我儿子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经

让他每天给我父亲打电话,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拨通爷爷的电话,和他聊一会儿。这样的祖孙通话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我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我父亲告诉我,晚年最让他高兴的事情,就是每天孙子来电话和他聊天。我父亲已去世24年,父亲去世后,好强的母亲一直独居,坚持生活自理,还写日记。我不能天天去看母亲,但是经常给她打电话,近十多年来,给母亲打电话

话已经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每天晚上九点半,是我给母亲打电话的时间,没有接到我的电话,老人家无法入睡。不管走到哪里,哪怕到了地球另一边,我也要算好时差,准时打电话给她。我的母亲今年96岁了,我们母子间的通话,大概有五六千次了吧,这样的亲情通话,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在《黑木头》中,童童父亲让童童每天晚上给外婆打电话,这样的情节,确实是来源于生活。

记 者:小说中写童童想着黑木头时写道:“好像它的孤独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并不存在,在秋风中,它的孤独会被风吹散”,这种富于诗意的语言还有很多。我们都知道散文是特别讲究语言美的,您在写作儿童文学作品时也会刻意地锤炼语言吗?

赵丽宏:《黑木头》的语言延续了我以前的创作风格,并没有刻意的改变。有些人认为写小说只要客观叙述就可以,简洁明了,这是小说家应该追求的境界,风景描写或者抒情是赘笔,即便和人物故事有关,也没有必要写景抒情。这样的观点,也许不无道理,可以成就有些小说家的创作。但这样的观点有违我的看法,小说创作,也是文字的艺术,应该允许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文字来讲不同的故事。可以有巴尔扎克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也可以有雨果和普鲁斯特的抒情风格。《黑木头》出现的一些景色和心情的描写,我

不屈的抗争,这其实也是生命的赞歌。生活中黑木头的原型,引起我很多思索。这些思索,在小说中没有什么议论,我希望用故事本身让读者得到启迪。人和自然,和世间的万物生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有着共生共荣的命运。对动物的同情、怜悯和关爱,其实也是人类对自身的尊重。我想表达,并且想告诉读者,我们应该关心动物,关心世间各种不同的生灵,但是更应该关心和爱的,是人,是自己的亲人,是周围的朋友,是所有需要关心的人。“让世界充满爱”,这爱,首先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爱。

记 者:小说中外婆的变化也是一条完整的故事线。外婆因为从小被狗咬过,对狗抱有偏见,特别是女儿和外孙对狗的关爱,又触动了外婆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而最终是流浪狗黑木头陪伴外婆并救了外婆的性命。关于需要陪伴的老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细节,您写得很真实,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现实意义上的考虑?

赵丽宏:是的,外婆是小说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说,黑木头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是围绕着外婆展开的。最近几十年,城市里宠物大量出现,养狗成为时尚,也成为很多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狗是人类忠实的伴侣,很多生活中孤独的人,养一条小狗、养几只小猫,生活增添乐趣,也驱散了孤独。有老人养一条狗伴老,给

留存的海量的文章、著作,仅凭从地下挖出的几只陶罐、几块石器,我们大概是很

留知早已消失在时间风沙中的历史的。而人类若不能保证历史的存在,那么,将永远停留在原点之上。就历史得以流传而言,写作这个财富象征,它更值得我们喜爱和倾倒。

作为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评委之一,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说,评委们接受的是完全匿名的原创稿件。面对苛刻的评委和评审标准,能够获奖的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希望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能够长久地办下去。他还对获奖作家表示祝贺,对参与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工作的所有人员表示赞许。

在颁奖典礼现场,范小青宣读了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佳作奖名单,陈晓明宣读了佳作奖颁奖词。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冰波和江苏省青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平面设计系主任方公布并解读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的标志设计。此外,颁奖典礼上还举行了第二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启动仪式。

(行 超)

笔下舒卷风云气

——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暨获奖新书发布会”在苏州举行

7月13日,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暨获奖新书发布会”在苏州江苏书展主场馆举行。作家曹文轩、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北京大学宣传部长蒋朗朗、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焦建俊、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缪志红、江苏作协主席范小青、江苏作协书记处书记王政、凤凰集团暨凤凰传媒董事长张建康、凤凰传媒总经理孙真福、凤凰传媒总编辑余江涛以及王泉根、刘海栖、黄蓓佳、晓华、赵霞、曹文芳、何方、张锋等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出席典礼。

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于2017年4月20日启动征稿,至10月20日截稿,共收到稿件1696篇(部)。由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编辑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参赛原创作品进行匿名审读和评选,最终,赵菱的《大水》、金少凡的《金葫芦》、庞余亮的《小不点的大象课》、郭姜燕的《南寨有溪流》、小河丁丁的《牧笛哥哥》获得作家创作奖(佳作奖);吴现好的



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书系